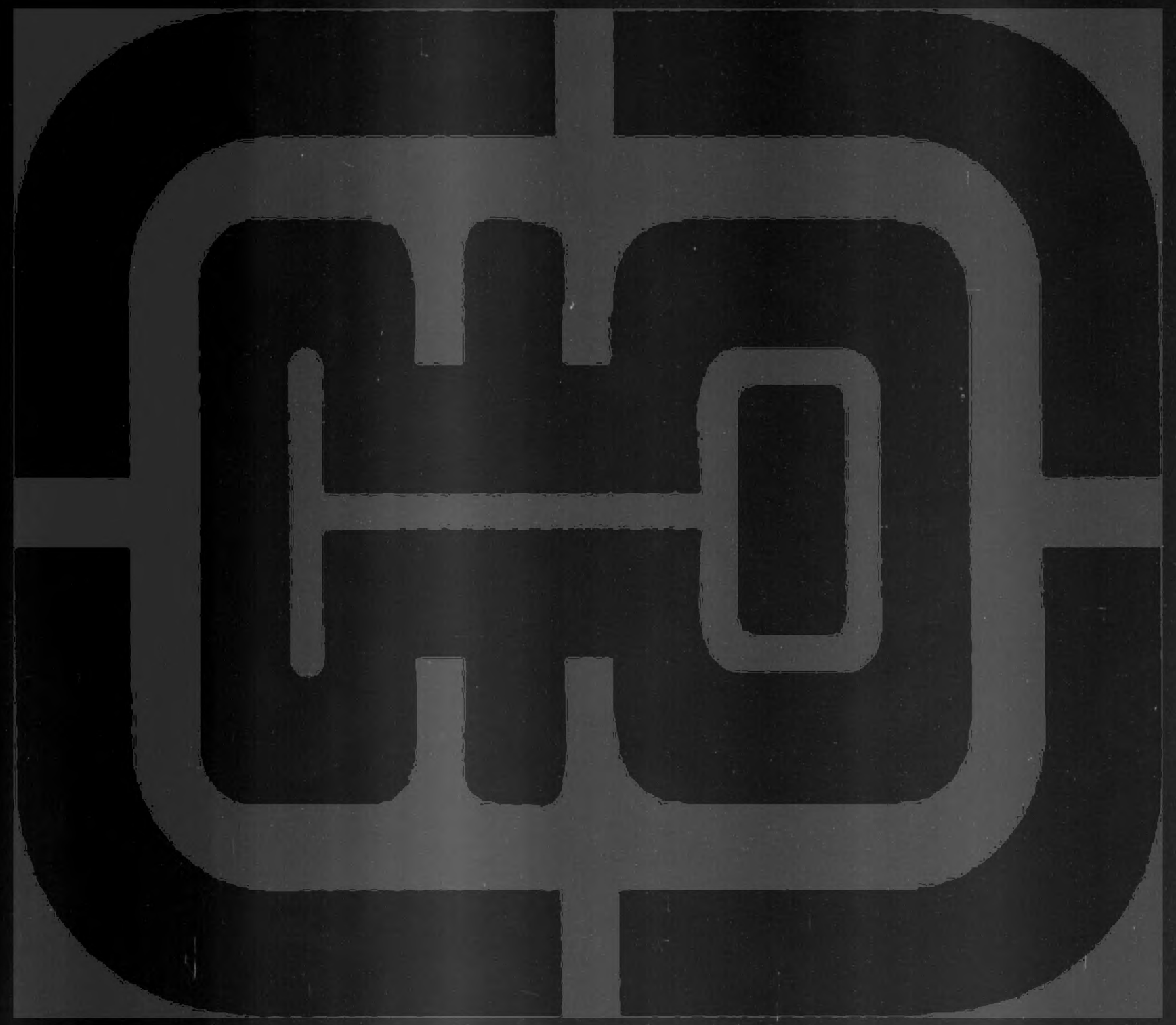


春秋卷第五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興中

弘始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爲上庸公弼爲廣平公洸爲陳留公宣爲長樂公諶爲博陵公愔爲南陽公璞爲平原公質爲范陽公達爲清河公裕爲隴西公國兒爲章武公二月興遣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鎮南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爲安西將軍高昌侯遣鎮遠將軍荆州刺史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忽率騎助呂隆守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眞所圍衆潰執松忽送於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忽還歸罪文眞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雅好遊畋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來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鎮遠將軍趙曜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梁園而還秋七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一方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吾有凉州險絕土田饒沃世難先違道隆一作清後服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遂遣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隆弟超入侍隆遣之乃因超表請內徙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及鎮西將軍姚詰鎮遠將軍一作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等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八月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隆因勸難攻沮渠蒙遜蒙遜遣使姑臧莫孩拒之前軍敗績難乃與蒙遜結盟而還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室僚屬及民萬戶於長安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沮渠蒙遜遣弟拏貢其方物

弘始六年春二月南涼禿髮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郎宦遣參軍閔尚一作關尚入貢興許之求領涼州興不許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幸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

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未幾恭靖誑守者踰墻而逃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拜諮議參軍尋而病卒三月丙寅魏擒興寧北將軍太平太守衡譚掠三千餘衆而去興遣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及別將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仇池公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拒歛成從子斌拒壽都壽都逆擊擒斌盡俘其衆楊壽等懼帥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來奔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弘始七年春正月興居羅什於逍遙園以國師禮待之奉之如神甚見優寵親帥羣臣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什演說佛經遂大營塔寺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經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爲佛神相遇什七歲出家日誦千言率多諳解無不究通兼辨

夏言既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與使
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標道恒僧敵僧敵
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
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
諸經幷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什所譯與
既託意於佛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
至者五千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屠於
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作須彌山四面有崇
巖峻壁珍禽異獸山林草木精奇怪異仙人佛
象人所未識見者皆以爲奇時沙門坐禪者恒
有千數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夏五月隴
西公碩德及冠軍將軍徐洛生等帥衆伐仇池
公楊盛頻敗盛兵遣建武將軍趙琨自宕昌而
進又遣其將軍欽俱寇漢中抜固城徙流民郭
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遣子
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引還署盛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時劉裕誅桓玄

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
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
軍何澹之等來奔裕追遣恭軍衡凱之詣常山公
顯請通和好顯遣其司馬吉默報之自是聘使
不絕晉求南鄉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
不可興曰天下之譬一也劉裕扳起細微能討
誅桓玄匡輔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
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
等十二郡歸晉

弘始八年夏六月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興
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班告境內及在
朝文武立名不得同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
禮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妖寇
起於西北宜愼其鋒興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
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桓居不安國朝夕疲
於奔命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
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乃命戮之有雀數
萬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鬬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後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於市求之不得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禿髮僻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乃署僻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王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銜胆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靈威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戎狄若僻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奏臣州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柰何以五

郡之地資之獵狁患誠華族棄之虐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亦爲聖朝旰食之憂與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復遣使諭儁檀會儁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儁檀遽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王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否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翻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違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作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廻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燿若秋風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

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蹔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簡於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德（一作因心）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益久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芊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欵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也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

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興因召超謂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方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卽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以區宇格物興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來朝

弘始九年春正月興朝群臣於正德殿以乞伏乾歸寢强難制置爲王容尚書署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夏四月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梁州別駕呂瑩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宣求援於仇池公楊盛盛遣軍臨濾口南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夏六月興以太子泓錄

尚書事秋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來聘請母及妻復遣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八月興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報聘於超冬十月興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興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慕容超復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興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燕司徒北地王慕容鍾右僕射濟陽王慕容凝高都公慕容始皆來奔華山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興安北將軍劉勃勃忿興與魏交好乃殺高平公沒弈干以叛收其衆數萬邀留社崙馬侵掠嶺北諸鎮改姓赫連氏僭稱大夏天王先是魏太祖遣賀狄干送馬千匹求婚於秦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止狄干而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興復與魏通和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狄伯支等而遣賀狄干還魏魏許之放狄伯支姚伯龕唐小方姚梁國庫官等還長安興皆復其

爵位故勃勃因之而叛九月蜀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晉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之縱遣使請秦稱藩弘始十年春三月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兵以叛夏五月蜀譙縱又與盧循潛通上表請桓謙爲助欲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者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者亦不假君以爲羽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下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興以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時勢復使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歛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二萬討赤連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嶮遠輕敢違逆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使相攻擊待其困斃然後

取之不必煩中國之兵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
弼等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
討勃勃僻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襲
掩其壘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獨守可坐
而克也弼不聽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僻檀嬰
城自固出奇兵擊弼敗退據西苑僻檀遣鎮
北俱延鎮遠敬歸等來追弼復大敗失甲士七
千餘弼固壘不出僻檀攻之不克秋七月興遣
衛大將軍常山公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
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僻檀材官將軍
朱益等率衆迎擊斬欽於陣顯乃委罪欽成遣
使謝僻檀撫慰河外引師而還僻檀遣徐宿詣
興謝罪赫連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左僕
射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擊
斬首七千餘人難引而還追至木城遂爲勃勃
所擒復虜將士萬三千人八月劉敬宣既入峽
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

刺史鮑陋輔國文處茂龍驤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攻縱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赴之敬宣等引還

弘始十一年春正月興遣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秋伯支輔國將軍欽曼鎮東將軍楊佛嵩率步騎四萬討赫連勃勃進至嶺北冲欲回師襲擊長安伯支不從而止懼其謀洩遂鴆殺伯支以滅口譙縱遣使貢其方物興遣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興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作亂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王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驕矜自爲功乎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賜死以庶人禮葬之三月興還長安夏四月赫連勃勃帥騎二萬來攻掠

取平凉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慕容超爲劉裕所伐遣尚書令韓範詣秦乞師典遣衛將軍強帥步騎一萬隨範往就東平公紹於洛陽并兵救燕勃勃襲擊敗之强還長安秋九月興自將討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詳及輔國將軍欽曼嵬鎮軍將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乘虛奄至興欲留步軍輕就詳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駕輕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惟陛下圖之興遂遣別將姚榆生逆之勃勃伏兵夾擊禽之又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將軍齊莫統氐兵爲之後繼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興還長

安諶縱遣其侍中諶良太常楊軼來朝請大舉
入寇江東縱以桓謙爲荆州刺史諶道福爲梁
州刺史帥衆二萬東寇江陵與遣前將軍苟林
率騎兵會之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
萬餘人進屯支江林亦進屯江津謙江左貴族
部曲偏於荆楚晉之將士多懷異心晉荆州刺
史劉道規會諸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
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
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會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
奔赴道規單馬迎之遂與留守江陵委以心腹自
率軍攻謙諸將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
林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
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矣豈暇
復來攻城乎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
往攻謙水陸並進謙等舟師大陳兼列步騎以

待之大戰於支江謙衆敗績乘輕舸奔就苻林道軌追獲斬之還至湧口討林林懼引歸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率衆來追俘獲數千餘人九月劉遵斬林於巴陵冬十月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爲天植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此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補不足有何不可遂行之

弘始十二年春二月西秦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負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三月赫連勃勃遣尚書胡金簝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簝衆大敗生擒簝勃勃又遣兄子羅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勃內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陷白崖堡遂趨清水略陽太守姚

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虜其衆一萬六千戶而
去典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引還夏六月
晉河間王子司馬國璠章武王子司馬叔道來
奔與謂之曰劉裕方誅桓玄匡復晉室卿等何
故來對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臣宗門有
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是
以避之來實非欵誠所以避死耳與嘉之拜國
璠建義將軍楊州刺史叔道平南將軍兗州刺
史賜甲第於長安秋九月西秦乞伏乾歸來攻

失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就李屠中孚校

春秋第五十七卷

後秦錄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姚興下

弘始十三年春正月興子廣平公弼有寵於興委以朝政天水姜紀遂傾心諂附之紀本呂氏叛臣阿諛姦詐好間人之親戚時弼爲雍州刺史權鎮安定紀密與弼謀令傾心事常山公顯黨樹左右以求入朝興遂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左右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

宮國人惡之會典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僞檀
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得重將鎮撫
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典曰嶺北二州鎮戶
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鼾
路典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宜行
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
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
干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典曰蚝
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
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督鎮
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典不從乃以
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乞伏乾歸感而
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典以勃勃之
難權宜許之遣鴻臚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河南王及其子熾磐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典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賴多奇士吾應天明
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
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
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相助爲吾舉之可也
右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未見儒
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
王之興莫不將則孫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
往賢求相於後掊隨時任才皆能制治卿自識
拔不明旁求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氣出於北方東西竟

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徵也二月安
遠將軍姚詳鎮杏城爲赤連勃勃所逼糧盡矢
竭委守南奔至於大蘇勃勃平北將軍鹿弈干
要之衆盡潰散遂爲所執死之興遣衛大將軍
常山公顯迎詳顯聞詳敗留屯杏城遂以顯爲
都督安定嶺北二鎮諸軍事頻川太守平都自
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
有擾邊之心宜遣燒之以散其謀興曰裕甚輕
弱安敢闚吾邊疆苟有奸心不在其身其在子

孫乎召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
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帥精騎三萬燒其
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
淮直趨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
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困惶神爽
飛越興大悅會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
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
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
已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以復厥

弘始十四年夏四月西秦乞伏乾歸爲部下所
殺其子熾磐新立群臣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
先已返善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之本心也
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侵擾祁山遣建
威將軍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
壽統步卒爲之後繼前將軍愔左將軍文宗出
自駱峽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尚出自羊頭峽右
衛將軍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分道討盛興將

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絕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夾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所能全也直是地勢嶮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與斬伯壽引兵而還嵩乃具陳松忽之言與善詘之賞帛百疋遂以楊佛嵩爲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討赫連勃勃勃發數日與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每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且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將若之何其下咸以爲不然未幾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弘始十五年春正月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下書以故丞相緒太宰碩德太傅旻大司馬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享於姦廟興以大臣屢

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三月庚午遣使至魏復修和好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乞伏熾磐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師討譙縱于成都秋七月平之斬縱轉首建康

弘始十六年夏五月貳原氐羌仇常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將軍彭白狼北中郎將洛都討之成等爲常所敗甚懼請趙興太守姚穆歸罪

彭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東平公紹與廣平公弼率禁衛將軍朱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興寢疾妖賊李弘反於貳原仇常復以兵應之興輿疾往討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左將軍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深嫉忌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証興怒賜文宗死自是群臣累足不敢

復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天水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與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昭乘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配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兒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輻輳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曰安得有此喜等復曰若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社稷宗廟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太子泓以兵市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黨與數千人披甲伏於其第候興死欲殺泓自立撫軍將軍東平公紹及侍中

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
輔國將軍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內姚裕遣
使告上庸公懿於蒲坂并密信諸兄在藩鎮者
論弼逆狀懿流涕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忠於儲
宮正是孤狗義亾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
當與孤同狗斯舉將士聞之莫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爲生死不敢有二於是盡赦囚徒散
布帛數萬疋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
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
軍平原公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典
獄廖升前殿朝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
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典曰朕過
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
以安社稷京兆尹邵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
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
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
紓闕釁之禍全天性之恩典謂右僕射梁喜曰

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
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
第上庸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陳留公
洸及弟平原公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
興不許時魏遣使來聘且請婚於興會平陽太
守姚成都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隣
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
共患遠相接援否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以來
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克盛今修和親

兼以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
之福也興大悅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庚
報聘并致方物懿洸宣諶皆來入朝使裕言於
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
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
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
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
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
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

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撫軍東曹屬姜紀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宥歲傾陷群賢爲之晝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舍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亂素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亂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興默然不忍誅弼免官而已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沼害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爲中書監

弘始十七年春二月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建義將軍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成王進次南陽司馬休之等聞劉裕所敗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及譙

三司馬文思新蔡王司馬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來奔三月廣平公弼恨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不能匡輔將誅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以求自免興大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京兆尹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擁强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者陛下之謂也

興弗納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於渭北赫連勃勃攻杏城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守將姚逵死之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輔國將軍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赫連勃勃遣其將赫連建帥衆寇貳縣遂入平凉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凉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進兵新平廣平公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拒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

敗引師而去司馬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珍以事勢推之方爲社稷之憂未可測也乃署休之爲鎮軍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揚武將軍安鄉侯庫宦驅掠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黃金等起兵攻宦宦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三失不知所

在後十八日出於東井留守盤旋是歲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有術士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弼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緝諧兄弟致弼搆造是非仰慙天日此皆臣之罪也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

姚讚梁喜尹昭欽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東平公紹時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與兇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治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止興謂梁喜曰太子天性平和心必猜忌必能容納群賢保全吾子於是赦弼黨與蘭臺令張泉夕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德已以答天譴興納之冬十月壬子興遣昔、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太宗拓跋

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遇甚厚

弘始十八年春正月正旦興朝群臣於太極前殿涉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燕會興使詹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輔國將軍軌引兵攻晉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二月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長安宮興疾篤遂還長安泓欲出迎

宮臣諫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
冀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
上遠則有弼等（一作不測）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
情理以寧社稷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
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
也泓從之乃止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
輿咸懷危懼黃門侍郎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
害之尚書姚沙彌謂冲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
侍當奉乘輿直趨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

所在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共守乎且吾屬以廣
平公之故已陷身於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
輿南幸因以舉事是仗大義非但救廣平公之
禍吾屬前罪亦可申雪冲等不從欲隨興入宮
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既入宮命
太子泓錄尚書事使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
翼慶興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歛曼
嵬收弼策中甲杖納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
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南

陽侯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其黨尹
冲姚武伯等率甲士攻端門歛曼嵬勒兵拒戰
詔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
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遣歛曼嵬率
殿中兵登武庫拒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
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
方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爭進
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
奔潰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
弟尹泓奔於建康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歛曼
嵬等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遂卒時晉義熙
十二年也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
皇帝廟號高祖葬於偶陵

先是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
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
行其禍罰太宗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
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
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亾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勾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亾衆乃服浩之精妙

就李屠中孚校

[illegible]五十八卷

後秦錄七

春秋卷第五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而無經世之略又不決久之在事博覽經門邪

之事
卿見師傅
刑政過寬議欲
心生政教煩苛則苟
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耶
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朝等乃
止初興如平涼馮翊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叛
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
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
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
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吾式遏寇逆吾綏理失和
以長寇姦方當引咎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
矜誕以重罪責乎左僕射韋華聞之謂河南太
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
也泓弟廣平公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
嘗見於顏色東平公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
宗事弗以爲嫌紹亦感之歸心於泓守其忠烈

永和元年春正月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
愔及建庫公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命齊
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
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欲謀作亂
泓既發喪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
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即吉乃親庶政內外
百僚增位一等下令文武各盡直言凡政有不
便於時事有益於宗廟者其各極言勿有所隱
初興徙李閏羌三千餘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

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泓遣撫軍將軍讚討
之容懼請降徙其酋豪數百戶於長安餘悉遣
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
紹討擒之時長樂公宣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
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
諂好亂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
勃勃强盛侵害必深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
居維城之任不可不爲深慮邢望地形險固總
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集非但克固維城

亦伯王之資也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返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并殺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者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撫軍將軍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勸懲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東平公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夏四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別將曇達等來攻上邽上邽刺史姚艾不能守遁走五月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將軍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寇掠殘賊無遺征東將軍懿自蒲坂討之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於雍州仇池公楊盛

攻陷祁山執建節將軍王總進逼秦州後將軍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盛及於竹嶺撫軍將軍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與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群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今失秦州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二旬克之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一作平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殺之又殺將軍姚良于及將士萬餘人既克陰密遂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將軍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單騎奔歸長安宣卽將軍彌姐成建武將軍裴岐爲儼所殺勃勃使

鎮東將軍羊苟兒等率鮮卑五千餘人鎮安定鎮西將軍謐委鎮東走勃勃據雍抄掠鄜城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鎮軍將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征北將軍恢以精騎一萬爲之後繼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數千人復以安定來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復遣兄子倦入寇長蛆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將軍姚萬

恢武將軍姚難等討之爲渴所敗鎮西將軍謐等討渴擒之泓使輔國將軍欽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散關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勔玄擊郃之秋九月晉太尉劉裕總督大將軍來伐師次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淝攻滎丘項城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

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入河泓別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遂入潁口諸屯守將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拔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言曰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以非禮待國士乎道濟怒殺之進克許昌獲潁州太守姚坦及大將軍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

衆千餘降裕板爲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兗州刺史韋華以郡降神虎伐其功擅還襄邑林子執數其罪殺之東平公紹聞晉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猶不亡國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夏寇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
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鄜城
今關中兵馬足以拒晉無爲預自削弱也泓從
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
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
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
自以孤危逼寇思欲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
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
徵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
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憚帥衆棄城北渡
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疋假
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太宗（諱嗣）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
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
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筮一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
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
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

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太宗使建以問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晉師進至城皐征南將軍陳留公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爲洸部將說洸固守金墉可以坐制其弊洸司馬姚禹與道濟潛通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洸遂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以拒晉師會陽城及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玄爲晉司馬滎陽毛德祖所殺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進逼洛陽丙寅洸遂出降道濟獲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時
闇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陷留屯不
進十二月征東將軍并州牧懿嶮薄惑於信受
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說懿襲長安誅
東平公紹廢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帥衆至陝
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納和戎
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
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方面之重安危休戚與
國同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
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且穀者國之本也而
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若朝廷問
殿下者何辭以報懿怒鞭殺之泓聞之召紹等
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遷移造此
謀者必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讀據
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
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奰已成
違拒詔勅便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祉稷之計也乃遣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劭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乃單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送以呈泓懿遣驍騎將軍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成都推轂之寄今社稷危如綴旒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其肯佐明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劭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耳相見在近明公其三思之於是宣告諸城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秣馬勵兵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亦發諸城兵惟臨晉數千戶叛以應懿成都引兵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放等起兵圍懿紹入蒲

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是年泓尚書東武矦敞
敞弟鎮遠將軍僧光右將軍定世自洛陽奔降
於魏

永和二年春正月朔旦泓朝群臣於前殿以內
外離叛晉師漸逼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
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屋舍
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
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
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將軍彭完都聞恢將至棄
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
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可亟引輕兵徑
襲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鄜城鎮西將軍諶
爲恢所敗恢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
揚威將軍彭虵皆懼降恢東平公紹聞恢之叛
率輕騎先來赴難使鎮軍將軍姚洽及冠軍將
軍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

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基撫軍將軍讚聞恢
漸逼晉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
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
導率群下至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
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搆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
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由臣
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
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
班賜將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有懼心

部將齊黃等棄恢詣大軍降恢進軍逼紹讚自
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
以公禮二月晉龍驤將軍王鎮惡至宜陽（云進軍澠池）遣其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
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雅獲之既而殺晉守
者奔固潼關冠軍將軍檀道濟及建武將軍沈
林子自陵北渡河拔襄邑堡泓建威將軍河北
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
奔河東（宋書作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又攻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尹昭於蒲坂不克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率東將軍成都所敗泓遣武衛將軍姚驢救蒲坂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潼關辛酉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咨決紹固辭弗許又改封趙公其餘將士封賞有差遣紹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拒守潼關又遣武衛將軍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旦夕可拔攻之則傷衆守之則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阻形勢之地且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自服也道濟從之三月棄蒲坂南向潼關東平公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庚辰劉裕使扶風太守沈田子及司馬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城鎮

多委奔長安田子等進次青泥魯公紹方陣而
前以拒道濟道濟固圍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
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帥王敬沈林子等逆衝
紹軍將士驍散引還定城據險固守遣武衛將
軍姚鸞屯兵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
珍入自子午竇覇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
鎮遠將軍姚萬拒覇鎮北將軍姚疆拒珍姚鸞
遣寧朔將軍弘農太守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
戰於潼關南爲琰所敗執送劉裕裕以雅前叛
欲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本在
望外死固其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明
公將以大義行師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裕
嘉其志尚赦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
嶢柳以備沈田子魯公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
來送死兵力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
待後援吾欲分軍徑據閿鄉絕其糧道不出一
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
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

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何可以戰紹乃止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太宗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裕啚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愞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勍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勍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也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寔北也於是遣司徒南平

公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正直將軍安平
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
東振威將軍姚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
萬屯於河北爲泓聲援先是劉裕與王鎮惡等
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至是鎮惡等
乘利輕趨潼關爲紹所拒久之乏食衆心疑懼
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勤
王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
係於前鋒奈何阻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
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
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
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
撓亦何面以見相公旗鼓耶鎮惡等馳使告裕
且乞糧援時裕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
裕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示之曰我
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糧鎮惡乃親至弘農督人租稅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

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
魏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
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旺帥伏士七百人車
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郤月陣兩頭抱河
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軍見數百人
步牽車上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
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帥衆馳往
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魏軍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
萬騎來助四面夾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
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
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一時奔潰
死者相積臨陣斬阿薄干魏軍退遁平城超石
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
軍爲椅角之勢遣輔國將軍胡翼度據東原武
衛將軍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

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晨枚夜襲鸞營鸞衆大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撫軍將軍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遣悛武將軍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士至香城林子擊敗之讚單馬奔還定城泓遣鎮西將軍諶屯嶢柳黃門侍郎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晉師之要難也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別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大將軍魯公紹遣左長史鎮軍將軍姚洽（宋書作姚弼子）及寧朔將軍安夷（宋書作蠻）護軍姚墨蠡（宋書作默）

驟河東太守唐小方等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勍之堅大勍之擒也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擊破之斬洽及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劉裕曰紹氣盖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血祭斧耳紹聞洽死忿恚發病託撫軍將軍東平公讚以後事使恢武將軍姚難屯關西

嘔血而死讚既代紹守嶮衆力益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泓各置關以守嶮（一作峽）劉裕遣檀道濟王鎮惡戚據山爲營戚平地結壘大小七十營濱帶河嶮泓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今舊迹尚存）秋七月巳亥劉裕次於陝城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戊將皆委城遁尭田子等進屯青泥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和都屯嶢柝以拒之裕至閿鄉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嶢柝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來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遣車騎將軍裕率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衆繼發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出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援（當作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吾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薄擊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後繼泓兵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

生死一決封矣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泓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泓奔還灞上初劉裕以沈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已破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裕至潼關以寧朔將軍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東平公讚拒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將軍平原公璞及黃門侍郎姚和都擊猗之等於蒲坂猗之敗死超石棄衆奔還潼關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潛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自香城引兵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難軍泓自灞上引兵還次石橋以爲之援讚退屯鄭城鎮北將軍姚疆率部人數千與難合陣於涇上以拒鎮惡鎮惡遣毛德祖進擊破疆疆力戰死之難遁還長安裕遂進據鄭城泓使裕

及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征南將軍陳留公洸屯兵灃西尚書姚旨爪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軍逍遥園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沂流而上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土素無舟楫泓軍見艦進而外無有行船人莫不驚以爲神壬戌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岸渭水流急艦皆隨流逐去倏忽不知所在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本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萬里而遥舟楫衣糧並已隨流今進而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遂騰躍爭進大破丕軍於渭橋泓引兵赴之逼水地狹爲丕敗兵所蹂踐不戰而潰鎮西將軍謐及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安散騎常侍王皇建武將軍進揚威將軍蛭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裕等數百騎出奔石橋東平公

贊聞泓敗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
泣[illegible]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
帥諸軍將會泓[illegible]師已固圍之讚軍不
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詣軍門降泓
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晉人將
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
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八月癸亥泓將妻子羣臣
詣壘門請降鎮惡乃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
戶皆以國恩慰撫之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

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伯業
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也鎮惡何功之有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鎮惡性貪泓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
以其功大不問又盜藏泓僞輦裕使人覘之鎮
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收彝器渾儀土
圭紀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建庫其
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泓鎮東將軍
平原公璞與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撫軍將

軍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詣軍門降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送泓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泓既被戮建犀百里之內草木皆燋死自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至泓三世以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歲在丙辰而滅凡三十二年

春秋第五十九卷

就李包鶴齡校

後秦錄八

春秋卷第六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姚嵩

姚嵩與之弟也仕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至司空封安成矦留心經典專精釋道興因賜以皇后所遺珠佛像嵩上表謝曰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

此像既工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
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
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
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興又與
嵩書曰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
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義未久
什公辱復致變自爾喪戎相繼無復意事遂忘
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未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
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
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咨什公公辱有答
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懷不知如何矣嵩上述佛義表曰臣言奉陛下
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
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
厭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
闇思不泰玄然披尋之日眞復詠歌弗暇不悟
弘慈善誘乃欲令泰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

所懷豈曰存難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泥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故聖人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於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眞兩冥有不即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施者授者財物不可得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

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談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

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判二苟無判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惟願仁慈重加誨諭詔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麤以麤應細以細應理固然也所以放大光明見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

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聖心恒一恒一故圖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大小之間恐是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綱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暗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衆矜重開導者豈直徵臣獨受其賜與答書曰卿所問難引喻兼富理

極致深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當爲卿各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詳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擧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實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敎也統而言之俱

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中論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大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嵩復上表答曰臣嵩言奉賜還詔誨諭周

備伏尋之日欣躍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贊雖欲心口仰詠亦復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味彌至其爲蒙悟豈惟過半之益但臣仍克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興復答書曰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諭過美益以不安當時出鎮上卦以泓永和元年與氏王楊盛相持爲盛所殺

姚緒

姚緒弋仲子與萇同母弟故萇甚友愛之初爲征虜將軍萇之至長安也署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與嗣立徙鎮安定封晉王率衆攻新平河

東太守桥恭安定太守秦茂等勢屈詣降因徙新平安定六千新戶以實蒲坂緒遂爲并冀二州牧以鎮撫之興既降賊號緒與碩德固讓王位降稱晉公弘始四年興發兵伐魏使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節度興兵敗魏乘勝進攻蒲坂緒嬰城固守攻之不克乃引而去及興如河東緒出城迎之興見緒待以家人之禮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事緒盡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先以奉緒而自服其次者國家大政必諮而後行累遷至丞相卒謚曰敬王配饗於萇廟

姚碩德

姚碩德弋仲子萇同母弟也萇起兵至安定碩德所統部羌屯於隴上自稱征西將軍率衆應萇與萇攻陷登秦州刺史王統拜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死興秘不發喪徙碩德鎮陰密其

將佐咸勸碩德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不從遂往見興興優禮遣之進爵爲隴西王討平凉將胡金豹於洛城進攻上邽姜乳乳率衆來降尋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移鎮上邽後以興之降號固辭王爵累月城不即拔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隆懼出降軍令嚴整秋毫無犯祭先贊禮名士西土悅之遂引兵還乃自上邽入朝興爲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而還甚見優禮歷位至太宰卒謚曰恭王配饗於姜廟

姚紹

姚紹姜庶母弟興叔父也爲撫軍將軍封東平公興克洛陽署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權鎮洛陽興之伐魏紹以洛陽之衆會集平望敗績而歸及興寢疾紹典禁兵宿衛廣平公弼潛謀爲亂稱疾不朝興聞之怒甚密謀收弼紹爲

弼羽翼馳遣告之典力疾賜弼死既而泓嗣僞位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復令總司戎政紹亦感而歸誠守忠不二所在立功歷位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正尋進太宰大將軍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改封魯公先是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麵爲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又次食正南其所餘者卷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末年晉太尉裕劉裕來伐紹遣左長史姚洽屯軍河北欲以紹其糧道反爲所敗洽等死之紹聞洽死忿恚發病嘔血而卒紹末山時率衆攻面谷關厨人僞紹炊飯氣蒸汗流輒便成血腥甚積日如此紹心惡之令勿復炊因乞食於諸軍後八十日而紹病死是年晉師北討掃定赖洛明年席卷豐鎬泓遂爲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

姚顯

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才兼文武爲

縣令十餘年政無瘢類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傅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坐與贊士談論時政孜孜不倦初封常山公仕至尚書令轉司隸校尉衛軍大將軍累遷至大尉卒謚文成公

姚冲

姚冲萇之少子興弟也勇力善騎射興署爲平北將軍使與征虜狄伯支等率騎攻赫連勃勃軍次嶺北冲欲田襲長安伯支不從鴆殺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絶人猶欲隱忍容之後軍將軍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今復賊殺寮佐反形已露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聲其罪於四海耳乃下書賜冲死遂以庶人之禮葬之

姚詳

姚詳萇兄襄之孫也仕萇爲安遠將軍始平太守屯兵隴城興既嗣立奉苻登自六陌趨廢橋

詳據馬嵬堡拒之興慮登衆之盛遣長史尹緯
率步卒赴詳詳用緯計大破登於廢橋進屯金
城會鮮卑薛勃叛於嶺北與雜胡共攻圍詳遂
奔長安未幾徙鎮杏城復爲赫連勃勃所逼糧
盡南奔與遣衛大將軍姚顯救之軍敗詳爲勃
勃東平將軍鹿奕干所執因而遇害

姚邕

姚邕字子和小字黃兒興之弟也封濟南公弘
治中與拜劉勃勃車騎將軍奉車都尉常參軍
事甚見寵遇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
親育陛下寵遇大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
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
可奈何逆拒之遂署勃勃爲安遠將軍使助沒
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
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
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害興不聽竟以勃
勃爲使持節安北將軍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
未幾侵掠嶺北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

至於此邕識鑒明慧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姚和都

姚和都興時仕爲太子右衛將軍左兵尚書及泓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卷記姚萇時事

姚黃眉

姚黃眉興之子也其姊卽魏太宗昭哀皇后泓滅黃眉歸仕於魏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辛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故世祖特加禮異

姚晃

姚晃興之叔父也仕至尚書令左僕射萇沒受遺輔政興立西宮命晃與元子盥國政入居西宮

太后虵氏

虵氏略陽氏虵玄之從姑也蓐白雀三年立爲皇后蓐死興嗣僞位尊爲皇太后皇初四年虵氏寢疾未幾而薨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參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參道（一作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參之舉也左僕射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尹僕射棄先王之令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如嵩議

興后張氏

張氏美容儀有淑德初進爲昭儀興甚寵之弘始五年立爲皇后未幾卒

興后齊氏

齊氏本略陽氏左僕射齊難之妹也初爲昭儀弘始十五年立爲皇后

後秦錄九

春秋卷第六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吉成詵

吉成詵南安人也建初元年萇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詵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萇與苻登累年相持

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苻登窮寇歷
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
何詵曰王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
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
寇未滅姦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
府之國王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
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
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
然後克定大業耳登漢魏之典皆十有餘年乃
能同一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王上神略內
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
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俟天時如其
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
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事黃門侍郎詵風
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
韋高放浪不稽慕阮藉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
酒詵聞而嘆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扳

劒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赤爲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嘗輟書而嘆苻堅時以尹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郎（晉書作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譏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既而爲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諸豪共推萇爲盟主遷爲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堅歎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亦不知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以爲不

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事業皆緯之力

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笞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

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晉書作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叡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曰忠成矣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爲尚書左僕射萇與群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群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耻以陛下爲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爲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辦

薛辦字幼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家焉遂爲汾陰人祖陶（濤作）與薛祖薛洛等分統部落故號世薛父彊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孫日以微劣彊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與既

僭立遂歸仕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辦幼而
雋爽倜儻多大略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辦
襲統其營任爲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
河北太守後稍憍慢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
營降

胡辨

胡辨涼州西河人爲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
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
之興勅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已勵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
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不群嘗夜讀書
以燭繼晝爲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蓁爲騎都尉蓁與苻登累年
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蓁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
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
西辛暹仰托明公蓁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蓁厚
加禮贈以暹爲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與爲護羌校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勅奇堡勃勃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爲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爲秘書郎中奇少游獵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盛歎始學韈書獨擅其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爲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年

八十餘而卒

王滿聰

王滿聰仕興爲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塗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携子侄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內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魯宗之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爲鎮軍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

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苻識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既得擢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不宜放之典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扞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苻讖之言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裕既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荆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參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蓺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

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苻作宰實獲我思興時爲太常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檀掌逐阻兵河右欲求重將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西秦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勇也泓時仕爲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臭物之理不得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消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爲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撫士卒陳留公洸鎮洛陽玄時爲部將晉遣檀道濟來伐師至城皐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

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
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
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晉終不敢越金
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
敝也洸司馬姚禹及王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
潛通嫉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
武之略受任方面今閉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
責乎洸以爲然遣玄帥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
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恐
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
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爲德祖所敗被十
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驀鑒冒刃抱玄而泣玄
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
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爲安定護軍赫連勃勃
來侵人懷危懼讚獨率衆拒守城陷

爲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氐泓之女婿也長安既破衆率其餘黨連營叛走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就李陳泰交校

春秋第六十一卷

後秦錄十

春秋卷第六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勳烈祖父達多倜儻不群父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爲國師王妹才悟明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滿葱左譽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

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
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
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
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夫
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
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
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來光
既克龜茲還至凉州堅爲姚萇所害乃縞素三
軍大臨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
中亦聞什名遣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爲
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子興襲僞位復遣使來
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
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
經復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敻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
百餘卷沙門慧敻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敻
言西方辭體商略異同云天竺一國俗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奧興奉之若神嘗誦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興諮

什通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斜又云六識之意識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性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

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爲人神情鑑徹慠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疋且篤性仁厚沉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

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興於逍遙園依
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聞羅什入關
往從之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興
雅聞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術勑尚書令顯
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
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可嘉但朕臨四
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
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
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贊之至情卿等兼弘
之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
更索是之謂也今勑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
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
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
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勑
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
仰惶慙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

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爲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違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

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
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
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
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
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
俱盡而過恩垂及眷恣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
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
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誠不責
偏執之斜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
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與復詔恒標
曰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
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
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
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
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并
引無限之罪屢汚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
情謹奏以聞與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

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達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若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爲書恒等亦可令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與復命僧碧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碧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致除鬢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緇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異何足拘以文網也與又下書與僧碧等曰省疏所引二具之朕以爲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默語之要領高未若極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憺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徵稱聾於諸葛此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毒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

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極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碧等答典書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須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堯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舜滿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劍縣謝敷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恒等有弘毘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

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
上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
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
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
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
之內肆玄津以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婺婦無
倖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
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
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寧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袈裟之
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
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
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
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
之愆從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
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實復見今日矣碧等庸
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儻碧等言與
後類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嘆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眞道之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歷觀經史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辨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辨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與僧叡俱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盖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

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懷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證無所以爲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過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慇懃備加讚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侄其爲時所重如此肇又爲羅什法師誄曰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

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盖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旨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嚮馳八極恬愉弘諭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

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玄閒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扇頹六合晝昏迷駕九廻神關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眞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冲恬靜默

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齠齔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愔冲懷惟妙惟眞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玄新自公之覺道無

不弘靈風遐扇逸嚮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
道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徒無方統斯群有紐茲頹綱順以四恩
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
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
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
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
遐籠長途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摛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
靈規至眞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秪
嗚呼哀哉公之云亾時惟百六道匠韜斤梵輪
摧軸朝陽頹景瓊岳巔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
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衂嗚呼
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
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
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

昊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
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汝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
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
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嘆
異勑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
自聽之乃嘆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獅子
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
外道之宗聞什在關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
伺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土遂
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
今請與秦僧捅其辨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
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
其所讀書目一覽即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

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爲誇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旬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罽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太子即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救之留耶舍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嘆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已入長安聞興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刺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興往迎興不納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遠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着

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興從之遣使招迎厚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高僧傳作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具說興歎其幾慎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王者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理方足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毘婆沙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偵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强記後辭還罽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絕倫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

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崩答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將亾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碧

道碧姓傅氏北地涇陽人奉律精苦爲興所重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恣濫興甚患之曰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爲極僧尼寢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爲國內僧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斂惠斌爲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敭

僧敭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論遂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泰司徒嵩深相禮重興嘗問嵩曰敭公誰可比嵩曰實

鄴衛之松柏（一云未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器叡風神散徹（一云風韻崔隆舍吐彬蔚）興大悅即勑給俸
卿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毘曇予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嘆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即梵言佛駄跋陀羅）

覺賢天竺人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恨相見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爲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爲高可乎遂與賢決未了義彌增崇敬泓爲太子時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徹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徹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徹答曰以一徹故衆徹空以衆徹故一徹空沙門曇寶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徹塵是常更申請之賢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徹故有衆徹徹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

微乎與時專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唯
賢不與衆同隤然巳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
五舶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碁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
詰弟子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
去與聞其去謂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
之矜令萬夫無導勑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
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摩耶舍

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爲弗若多羅所知及長
氣幹高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群博覽經典潛思
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
不避虎兕晉隆安中至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
婆沙律咸稱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
一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峻女法弘交州刺史
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爲說佛生緣起并
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與時
道崇佛法法明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

曇摩掘多亦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泓親管理味泳門道標爲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專精律部爲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關中與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多羅既善斯部共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沙門數百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二分獲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其律足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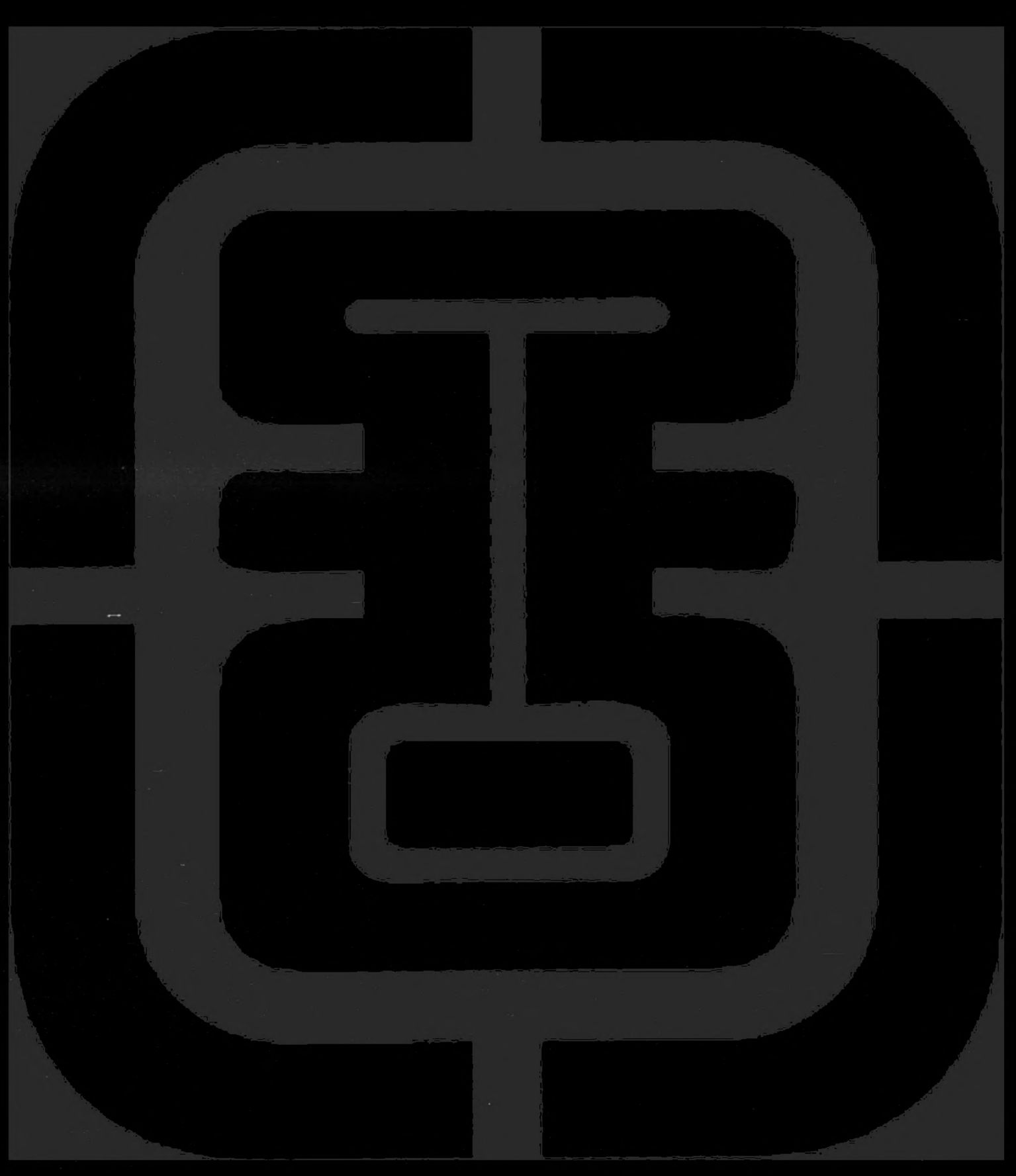
身供養弘始中興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遣幸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舍身呪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已絕便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唯智所容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爲興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羌圍中隱溝邊叢棘以自蔽復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溝人遥喚後軍指令殺之軍過搜覓竟無見者得免於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云遊歷五郡齋戒奉道爲百姓說吉凶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興晉朝群臣於太極殿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廐開屋說大抑有冀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李貞開校

春秋第六十二卷